

反 | 對 | 暴 | 力

絕不收回暴動「定性」

焦點評論

方靖之

遊行的市民作為「人肉盾牌」。

這幾次暴力衝擊之所以造成不少人受傷，原因並非警方使用過度武力，而是一班暴徒故意攻擊警方，當警方欲上前制服他們時，他們立即有部署的四散離開，而將原來在後排的一般市民，尤其是青年學生推上最前，結果在兵荒馬亂之際，造成了一些損傷，當中原因正是這些暴徒有計劃地利用現場的青年學生作「人肉盾牌」。

暴徒一方面利用他們來阻撓警方行動，另一方面大肆炒作青年學生受傷，指責警方打傷學生，繼而挑動民情，這一套伎倆正正在這場風波中不斷上演。但其實，真正靠害青年的正是這班暴徒，而一直在煽動青年學生上前線的反對派、「教協」同樣是罪魁禍首。如果要追究青年學生受傷的責任，一班暴徒及反對派政客都逃不了。

這班暴徒在反修例風波中明顯進行全盤部署，包括事前的訓練、購入物資、裝備，以至用青年學生做「人肉盾牌」等都有周詳計劃。這些暴徒大多屬於「港獨派」、「激進本土派」分子，並且就暴動設立多個群組，包括所謂「戰術公海」等，主要是研究及討論各種暴亂戰術，裏面更有所謂外國退役士兵，定期為一班暴徒提供資訊及教路。在暴亂前夕，他們更出版「抗戰抗警手冊」，教授各項暴動技巧，最終引發這場暴亂。

以這些人的組織性，暴力程度以至對社會的影響，當然是一場暴動，這些人不是暴徒，難道是奉公守法的市民？暴徒及反對派想摘去暴動的帽子，不過為逃避刑責，讓暴徒留下「有用之身」，在將

來的政治風波中繼續擔當馬前卒。如果這些人都不是暴徒，這樣伊斯蘭國都不應稱為「恐怖分子」。反對派為暴徒叫屈，說明他們都是一丘之貉。

需考慮訂立《禁蒙面法》

對於暴徒，由於他們的隱匿性，在暴動時又習慣躲避於人群身後，所以更需要精準打擊：一是盡快在香港推動蒙面法立法，禁止蒙面人參與集會，令他們難以掩藏面貌，也方便之後的檢控。犯罪心理學的研究指出，戴上面具、口罩會令人認為犯罪行為不會被追究，因此更大機會做出極端行為。在早前法國「黃背心」騷亂中，出現了名為「破壞者」（Casseur）的職業暴力分子，他們在遊行中進行各種包括打砸燒等暴力行動。「破壞者」會預先戴上面具、頭盔等裝備，與部分「黃背心」示威者一同向軍警展開暴力衝突，造成極大的破壞。因此，要消除暴動隱患，首先要令蒙面暴徒無處容身。事實上，美國十個州、加拿大、奧地利、德國、西班牙、挪威、瑞典、俄羅斯以及瑞士等國家，都已訂立禁蒙面法。訂立禁蒙面法，將令暴徒難以混入人群，不但防止暴動發生，更是保障遊行市民的安全，理應及早進行。

二是重點追蹤一些煽動、教授暴力抗爭的網頁，及早查獲並作出檢控，追查背後人士，不要讓這些網頁長期存在，並且向青年「洗腦」。早前警方已經截獲一些非法網站及交流軟件，但這些暴力群組在網上大量存在，對青年大量「洗腦」，大量招收暴徒，對於這些煽動暴動的網頁不但要全力打擊，更要揪出背後勢力的黑手，斬斷暴動的罪惡鏈。更重要的是，對於暴徒不能姑息，必須予以檢控，這是不能退讓的底線。 資深評論員

反修例本質是奪港管治權

政情觀察

楊 堅

）之間的司法合作，中央不可能不過問，或者說，特區政府不可能不請示中央。

第二，鑒於多種因素，特區政府自身政治能量已不足以完成修訂《逃犯條例》，中央必須給予支持；否則，不僅修訂《逃犯條例》會重蹈2003年下半年特區第二屆政府為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展開本地相關立法被迫夭折之覆轍，而且，現屆政府會難以管治和施政。

一方面，美國策動西方若干國家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之惡劣，甚於16年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屆政府根據《基本法》第23條為維護國家安全而制訂本地法律。另一方面，特區第二屆政府啟動關於維護國家安全的本地立法時的管治和施政環境，勝過第五屆政府啟動修訂《逃犯條例》時的管治和施政形勢。於是，中央對特區行使出全面管治權的力度必須加強。

必須指出的是，當年反對《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不是直接奪香港管治權，而是為奪香港管治權提供輿論、組織準備。在2015年6月反對派議員否決普選行政長官議案前，美國指揮香港的「拒中抗共」勢力奪香港管治權是通過爭取所謂「真普選」。15年6月以後，則改為支持「拒中抗共」勢力集體為「本土自決」和「港獨」所主導。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果斷地解釋《基本法》第104條之後，特區政府依法禁止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黨」運作，「本土自決」和「港獨」陷入絕境。於是，美國指揮香港的「拒中抗共」政治勢力，以阻撓和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繼續爭奪香港管治權。

反修例暴動觸目驚心



議事論事

龍子明

今次暴動是一場事先張揚的事件，在上周日的遊行變質為街頭暴力後，反對派就不斷煽動暴力抗爭，更有社交網站群組專門討論徵集物資、攻防戰術和佔領方略等，又公開徵集「勇士」。

這是有外國勢力背後支持、反對派精心策劃的一次暴動。反對派為扭轉頹勢、撈取選票，竟將市民的安危作為「政治籌碼」，裏應外合配合以美國為首的外國勢力圍堵中國的攻勢，顛倒政治倫理，做法可恥。在暴動過程中，反對派政客在暴動人群中上蹿下跳，煽風點火，煽動暴徒更危險的暴力行動，危及警員和其他市民的安全。

2016年「旺暴」後，反對派政黨迅速割席，但今次反修例暴動，反對派政客竟然吶喊助威，干擾警方執法，慫恿暴力衝擊，還厚顏譴責警方濫用武力，不僅沒有絲毫從政者的基本操守，而且喪失最起碼的人格。

事實摆在眼前，這場由反對派勾連外部勢力策動的暴動，實質上是癱瘓香港管治、配合外力遏制

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根本在中央，展開或實施經特區建制。特區建制包括行政長官及其直接領導的政府（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由於平穩過渡，香港特別行政區承繼了港英時代構建的司法機關，而且，被授予「司法獨立」。特區的「司法獨立」應當是在中央領導下的一個特殊司法區的「司法獨立」。但是，不少人視之為形同一個主權國的「司法獨立」。這個問題，在1999年1月29日特區終審法院關於85名無證兒童居港案上訴的判決中就已暴露。然而，在接下來的日子裏，西方若干國家打的如意算盤，是在已然掌控香港司法機關的基礎上，通過爭取「真普選」進而控制行政長官及其直接領導的政府（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以實現全面掌控香港之目標。

外國勢力色厲內荏

但是，15年6月以後，西方若干國家不得不把他們奪取香港管治權的戰略調整為，堅守香港的司法獨立於北京，進而以香港司法機關為基地，干擾、破壞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阻撓和破壞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難理解，假如修訂《逃犯條例》夭折，那麼，不僅現任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將遭遇管治危機，而且，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威將遭受空前挑戰。這就是當前香港政局的關鍵。

然而，香港已回歸祖國，回歸了祖國的香港不可能再被分離。美國策動西方若干國家、指揮香港的「拒中抗共」政治勢力機關算盡，陰謀要盡，也奪不走香港管治權。彭定康質問「究竟是誰在管治香港，是香港政府，還是代表北京政權的中聯辦？」所暴露的是他及其同夥的色厲內荏。

資深評論員

「理性」與「瘋狂」只是一線之差



議論風生

施清流

先是6月9日的和平遊行演變成翌日凌晨的街頭衝突，再有12日示威者包圍立法會，暴力衝擊警方防線令事態升級。「泛民」、「民陣」等反對派人士甚至顛倒是非，聲稱警方武力攻擊「手無寸鐵」的示威者，然而根據電視畫面以及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回應，市民可見大批蒙面示威者有組織地佔據龍和道及夏慤道，並有地盤被偷去鐵枝及木板，甚至大量地磚被掘起，現場警員跟從指引在情勢變得更加不可控之前，使用低殺傷力武器平暴。

這一場由「和平示威」演變成暴動的結果任何人都能想像到，「流血」是必然的代價，這代價既來自於不理性示威者，又需香港警隊承受，但受創最深的卻是整個香港社會，是香港引以為傲的法治精神，是身陷險境的年輕人。

報道指近日的連串衝突、暴動已造成逾80名警員及示威者受傷，部分人傷勢嚴重，更有多名港大、中大、城大學生被捕。2014年的非法「佔中」已經證明，所謂「勇武抗爭」並無助於推動社會進步，反而適得其反，使經濟下沉、民生凋敝。經過5年沉澱，難道反思的後果是讓「佔中」的代價在另一批人身上再付出一次？不難理解，為何多數社會運動首當其衝的參與者都是年輕人，他們朝氣蓬勃，他們勇敢無畏，他們亟待為自己熱愛的地方守護他們認為的「核心價值」，然而群體性煽動導致的「理性」與「瘋狂」只一線之差。

在9日的遊行中，不少參加者都未能說出所謂的「反送中」到底是基於什麼、反對什麼，群體行動太容易讓他們有歸屬感，有一種「雖千萬人，吾亦往矣」的感於時勢或沾沾自喜，殊不知結果往往是泯然衆人，身陷險境。見教協副會長、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發起罷課就知，就連未成年學生都被無辜捲入政治漩渦，正如中大校長段崇智早前曾多次強調：「學校不應成為政治角力的場所」，否則就是失敗。青年人本應是社會建設的中堅力量，如若繼續主動或被動地「身陷險境」，勢必會走到難以挽救的一步。

回到修例本身，香港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的初衷是處理去年發生的台灣殺人案，同時堵塞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上的漏洞，有法理依據又有現實迫切需要，卻被反對派「妖魔化」致人人自危。想必任何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之人都能認識到《逃犯條例》無論是否修訂，對絕大多數遵紀守法、安穩生活的平民百姓是毫無影響的。

如果要說他們的擔心來源於對內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曾回應：「已經先後三次大幅加強法例建議中的保障——在人權方面的保障及其他方面的保障、程序上的保障，這些全部都有法律效力的」。暴動的場面仍然讓人心痛心疾首，事件過後，香港市民更應認清什麼樣的做法是真正符合香港利益的，如果所有人都能夠理性看清條例修訂的具體措施與界限，想必也不會出現今日的局面。

全國政協委員

別再讓特朗普破壞國際規矩



學者論衡

陳文鴻

中美之爭是長期的。若特朗普連任美國總統，他和其極右派政府只會變本加厲，霸權主義的外交政策將會層出不窮，把所有國際規矩、制度與道德破壞殆盡。結果會是全球各處的烽煙戰爭，和種種經濟金融社會文化的衝突。只有當禍水回流美國，美國政治內部出現根本性的轉變，才可扭轉逆勢。

有些論者說支持特朗普連任，讓他破壞美國，卻不知道他的破壞首先在於國際制度。缺乏國際制度的約束，各國會回復到戰亂，弱肉強食，也多了極端主義的傷害。中國不可能也不應該隔岸觀火，以為自身可免禍連。

國家主席習近平倡議文明合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特朗普及其極右政權所為剛好相反，不去掉法西斯式的美國極右政權，美國的霸權主義怎會容許其他各國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美國立國精神是殖民主義、奴隸主義，是依靠戰爭和對別國掠奪而建立起來的羅馬式帝國。本質使然，若沒有制約，美國怎會不竭力破壞呢？

若特朗普連任失敗，特朗普式混亂或暫時消除，但美國朝野的極右傾向、霸權主義不可能因此消滅。除桑德索所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外，民主共和兩黨還是右傾，還是執著美國利益優先、對外霸權。美國的軍工體系還在，華爾街利益也是與其他國家的發展與利益有着矛盾。因此，美國亡華、亡俄之心不會改變。只是採取緩進之策，也要分心紓解國內日益嚴厲的社會矛盾、階級矛盾。中國或可避免直接的衝突，貿易談判由極端爆發的對抗轉變為長期化，沒完沒了的爭執。

但危中自有機，中美之間的衝突由急轉緩，大家都可喘一口氣，轉為建設。特別是在今後一兩年裏，若美國啟動的金融危機大爆發，甚或比2008年金融海嘯更嚴重。美國休戰與政權更替會結合起來，美國自顧不暇，和再度以貨幣量化寬鬆來應對，這便可在國際政治與經濟上休養生息幾年。

在這樣的美國暫時休戰期，應該是中國發展科技、經濟與政治，壯大國力的絕佳時機，也是用「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各國工業化和經貿自由化、一體化，從而把美國的國際比重進一步抑制，讓國際發展的多元化、多樣化構建新的國際體制，防止美國霸權再起。

因此，中國當前的戰略不應是韬光養晦、忍辱偷生，迴避國際變化；反而應該是以攻為守，更主動參與國際治理，支援受美國欺壓的國家。

也因此，中國不能支持特朗普連任，讓極右政權繼續騎劫美國的國家機器，禍害全球。中國要與其他不接受美國霸權的國家合作，推動去美元化，建立多元的國際貨幣體系與國際銀行間收支體系，從根本上破壞美元霸權。而要有效地達到這個目標，去美元化應該同時是去美元資產化，以人民幣匯率穩定來與美元爭奪國際資金。中國應與其他國家（例如日本、德國）把本國和國際資金拋棄美國及美元資產，轉投「一帶一路」及其他的發展中國家，促成全球大多數人口的工業化、現代化。

這是連消帶打，為的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親美與否的問題，也不是把「美國優先」變為「中國優先」。

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